

树化石(组诗)

陈惠芳

银杏,最古老的子遗

黄。真黄
铺天盖地的黄
仿佛一个穷人
走在此起彼伏的财富之上
不敢逼视

这是亿万年以前的黄金
经历冰川的扫荡
储存至今
称王称霸的恐龙,轰然倒下
灭绝,构造庞大的化石
这位幸存者,

逃过劫难,被时间煎熬
慢慢地升起耀眼的光芒

人啊,行走吧,仰望吧
不要跟树比
光鲜不如,苍老不如皮
更不要跟光比
光有光速,光有光年

这些白果树,这些公孙树
是寿星中的寿星

破土的种子,半途而废的愿望
蓬勃的行进,寿终正寝的目标

交织其中

秋风起,叶落

春芽再兴,周而复始

被风刮走的父亲

仿佛
父亲坐在长条木凳上
重叠,快闪
一个人和一个影子

被风刮走的父亲
被风送回来
九十岁的父亲戴着老花眼镜
翻阅最后一张发黄的报纸
整版的字,被他的手指
磨去了笔画

两年前的那场雨
没有消停
两年后,下得持久
下雨,下钉子
打散了行人

此刻的太阳,回光返照
父亲趁着升温和光景
回来
起风了,下雨了
九十二岁的父亲又被风刮走
雨声中,父亲只有两岁

树化石

不用忌讳
人家说你一大把年纪
早过了寿终正寝的时辰
岁数并不大
只有一亿五千万年

不用担心
人家说你性格耿直
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埋藏了那么久
对透气的光芒不再敏感

山崩地裂
所有的记忆,一瞬间清零
来不及呼喊,就被封存
千回百转,山重水复
你站起来
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哦!全身利索
也便是毫发无损
没有披挂与牵挂
竟然恢复了童子功

绣线菊

天地之间
肯定有一批技艺神奇的绣花师傅
徒弟们,一个比一个冰雪聪明

比如,这一位
出类拔萃
一针一线
绣出了一颗心

在山间
在野外
在山野的僻静处
长着一颗野心
纯粹的野心,裸露着
不与百花争一寸长短

在僻静的山野
心凋谢之后
又会被那一枚犀利的绣针
唤醒

新娘太漂亮了

子非



那个正午,太阳白晃晃地悬在空中,炙烤着大地,柏油路都被晒得像条疲惫的青蛇,软绵绵地、有气无力地趴在地上,任由那些滚烫的“铁盒子”在身上碾过。我与同事正缩在车里刷手机,像是钻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罐子。此刻,窗外那些陌生的黑瓦白墙、绿树红花,似乎都与我们无关。

“噼里啪啦!”突然一阵鞭炮猛地炸开了花,把滚烫的声响撒进闷热的空气中。我和同事同时抬头,只见前方路边腾起了一团烟雾,烟雾里若隐若现地露出了一个红色的气球拱门。拱门下是新平整出的一片空地,像个大托盘,托着个喜庆的台子。

“这么热天,在户外办婚礼?”

一个同事的话,把我们目光都拽向了那红彤彤的台子。这时,钢琴版的《婚礼进行曲》飘了过来,新郎挽着新娘,正缓缓走上台。参加婚礼的人多,挤占了半边路面,我们的车只能慢吞吞往前挪,正好把这温馨一幕瞧了个真切。

那婚礼台子实在简陋。不过就是在几块垫底的木板上铺着几条旧红毯。红毯的边角都磨起了毛边,颜色也已经褪色发白了。

台上没有华丽灯光,没有繁复装饰,几盆缠着红绸子的塑料花,在热浪里蔫头耷脑,显出几分疲态。两只便携式小音箱被架在红毯的一侧,大概那单薄的身体已经耗尽了力气,扯着沙哑的嗓子卖力地为新人吆喝。只有台子上那两张印着新人照片的易拉宝海报,依旧笑得灿烂,丝毫不受这天气和场地的干扰。

“新娘太漂亮了!”同事忍不住叹道,可紧接着又嘀咕起来,“这么漂亮的新娘是怎么看上这新郎的?”

这话一出,我们的目光又从新娘挪到了新郎身上。新郎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塌鼻梁,厚嘴唇,笑起来露出一口不太齐整的牙。他身上那套西装也显然不太合身,肩膀空荡荡的,腋下却绷得有点紧,一大片汗渍在腋下悄悄蔓延,将布料的颜色都染深了一片。

“肯定是看上这新郎官有钱呗。”另一个同事撇撇嘴,语气有点不屑。“后面那房子应该就是他家的吧?看着也不像有钱的主儿啊。”

我们的目光再一次被牵引到路边那排低矮的旧楼房,它们一直沉默地杵在那儿,像一块毫不起眼的背景板,我们一开

始都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正对着舞台后头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十有八九就是新郎的家了。房子看着有些年头了,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底下暗红的砖,像生了难看的疮疤。窗户是木框的,大多漆皮剥落,露出黑黢黢的木头。几块新换的玻璃,夹在那些起了“白雾”的老玻璃中间,显得格外刺眼。

“至于这样吗?即便再没钱,稍微收拾收拾,粉刷一下总可以吧?结婚不讲究要多大排面,但男方好歹得有个态度不是?”同事摇着头,无奈地说,“这新娘子也不知道图啥?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咯!”

大伙儿的目光又落回新娘身上,此时多了几分同情。可新娘脸上没有一丝不快,笑得更明媚了。那笑容干净得像山涧里的泉水,满满的都是信赖和满足,还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欢喜。新郎笨手笨脚地替她把被风吹乱的头纱重新整理好时,她竟主动低下头,轻轻亲了他一下。这一幕看得我脸上发烫,心里不是滋味,后悔自己用那套世俗的眼光去打量这对新人。

“瞧着……挺幸福的啊!”连此前发出不屑的同事,似乎也有些动容了。

“是啊!她看起来是真的……很开心。”这时,一直闷声开车的司机师傅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有点不对劲儿,有些哽咽。“这姑娘……真像……真像我以前那个对象……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太像了……”他顿了顿,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那会儿……我俩也这么好。可后来啊……她还是嫌我穷,嫌我没出息,走了。”

“唉——要是你那个,也能像这新娘子似的,不那么……就好了。”不知谁轻轻叹了一句。

车厢里一下子静了下来,窗外隐隐约约飘来喝彩声……



山一程水一程

龙文辉

踏上浏阳周洛山间小道,
石阶淤着夜雨冲刷的泥泞,踩上去像脚底抹了一层油,踉踉跄跄,稍不留神,栽个跟头并不稀奇。前路隐匿山林,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山峰若隐若现,雾霭飘忽不定,树木像刚洗过淋浴,挂着一串串水珠;蝉声嘶哑,偶尔发出三两声嘶鸣,显得有气无力;鸟雀收拢翅膀,躲在窠巢里轻语梦呓。

才走出一段距离,有人就开始气喘吁吁,手扶着树干弯腰歇气:“这山路走起来比跑步还累。”一拨决意登高览胜的老少男女,看上去好像没了先前的激情,只能凭借“会当凌绝顶”的豪兴给自己打气,一步一步将山的高度,叠加成浪迹天涯的诗行。

曲径通幽,往复盘桓,大伙擦着生锈的栏杆,小腿肚止不住哆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溪流是周洛跳动的脉搏,始终与人的脚步同频共振。山不转水转,水花溅到身上,让人感到一丝寒意。顺着山势一路蜿蜒,溪水就像灌注了活的灵魂,时而聚成飞泻的瀑布,撞向岩石溅起的水花,仿如“对酒当歌”时洒落的琼浆;时而又淌成绸缎般的浅滩,映着云影与天光,好似宋画里的胆留白。大自然从来不是刻意描摹的画家,而是随性吟哦的诗人,将山林、溪水、村落一把搂过来,揉成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途中撞见一从山上下来的老农,裤腿上沾满泥渍,背篓里的草药还沾着晨露的微凉。我上前探问去往山顶的路程,老人操着地道的北乡口音,黝黑的脸上挂着淳朴的笑,不急不忙道:“不蛮远哒,翻过那座岭就快哒。”见我们汗流浃背的样子,他索性放下背篓,抬起青筋鼓胀的大手,朝左前方指了指——山高,路远,坑深,显然不是简单的捷径,而是考验城里人毅力的棘途。老农的指引基于对大山脾性的了解和熟悉,就像溪流懂得山势的婉转,草木懂得时节的枯荣。忽然,耳边似有歌声响起——“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亮……”我咬咬牙,拉起同伴的手,紧跟“大部队”继续往上攀爬。

有人忍不住学古人的疏狂,面对大山发出声声啸叫,啸声里似乎少了点“放浪形骸”的洒脱,倒像是故作姿态的宣泄;有人脱口吟出“幸有我来山未孤”的诗句,声调里却多了些许柔情。同行诸君,多是些骚客文人,

唯我不然,看上倒像是勉力前行的“苦行僧”。我似乎悟到了某种自在与超然:人生路,有时意气风发,有时尴尬不堪。此刻,合着众人的脚步,我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坎坷,更像是与山水共情的灵魂,在时光缝隙里跌宕起伏。

花草在秋风中浅笑,星星点点,虽不及夏日繁花浓艳,一抹绿红却依然跳脱着生命的旺盛。野生桂树就立在溪畔,顶着一头桂冠,细碎的花开得欢天喜地。花粒从枝丫间爆出来,灿黄,像揉碎的阳光落满枝头,洁白,似敲碎的银子洒落一地,远远望去,树身像堆着闪光的碎金碎银。风一吹,花枝随着溪流声轻轻晃动,两棵桂树隔着清亮的溪水相对而立,大约比拼的不是高低,而是要把一季芬芳揉进清爽的秋光。姑娘们的身影在花树间穿梭,裙摆与花枝相映成趣,一时竟分不清是花美人娇,还是人美花娇。

当足尖抵近山脊,欣悦感便顺着山岗自由舒展,笑意藏不住,从眼角眉梢弹出来,像一簇簇绽放的丹桂。风是信使,裹着野菊的淡雅、桂花的清香,穿过山林,漫过田垄,把夏末的燠热捂成了一片清凉。原来,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要经历岁月的磨砺,最终留下一串串鲜活的印记。

俯瞰山脚,阡陌交通如大地擘画的掌纹,山峦叠翠、牛羊散漫,村落朦胧的身影,构成一幅流动的《富春山居图》。村居依山傍水,红瓦砖墙隐在绿树丛中,远离尘世的喧嚣,把弯弯炊烟绕成恬淡的闲适。农人劳作的身影在水面倒映成梦幻场景;溪水潺潺,云雾游走,让“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多了几分仙气,仿佛一晃眼就有人撑一只小船破空而来。那一刻,陶令向往的那个“世外桃源”从笔端蹦出来——那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秘境。

安静明媚的地方总能给人带来异常美好的感受。山一程,水一程,去过浏阳周洛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坦荡的山水、田野、村落,以及美丽屋场的身影,在安闲淡定的日子里,总会在脑海中不断浮现。

大美长沙



幸有“闲心”

游宇明

朋友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收入不算特别高,却也可以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他有个业余爱好:制香。他收集了许多带香的中药材,比如柑橘皮、茴香、桂皮、桂花之类,通过浸泡、蒸馏、脂吸、微波加热等方式提取,然后,用一个模具,做成一盘盘像老蚊香的香料。也不卖钱,只是自用和送人。他也送了我一盘,闲时点上,吸上几口,立即觉得神清气爽。

成年人抵都是需要工作的,给自己挣来衣食还不够,还要赡养父母、照顾孩子,该赚钱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松劲。赚钱确实是个辛苦活,撰写材料、设计程序,整天低着头面对电脑,难免颈椎、腰椎不听话;卖水果、做保洁工,更是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得折磨这具血肉之躯。因此,工作之余,留点“闲心”,做些与生计无关的“闲事”放松,也就成了一种智慧。

古人很懂得供养自己的闲心闲情。养花种草是最常见的,秦观诗云:

透过栅栏

刘月娥

舞台上,演员的热情裹着疯狂的音乐,和这座城市的心跳一起跃动。

她坐在观众席上,嘴角扬起微笑,手轻轻掠过发丝,跟着节拍轻叩——像迷失在音乐的海滩上,被节奏鲜明的旋律牵引、俘获。繁杂的生活被远远抛开,她全然沉溺在艺术的褶皱里。

他站在她侧面,栅栏横在中间,他无法再靠近。透过栅栏,他目光贪婪地锁住那半张被头发遮着的脸,还有剧场灯光下,她白皙的手在空气中轻击的弧度。

他似乎可以触摸到她的快乐,那是比他自己的快乐更烫的温度。他盼着她回头看他一眼,哪怕只是余光扫过。他不知道,她的余光里,有没有一秒是属于他的。

他没有一点自信,只觉得自己卑微得像尘埃。他看不清她眼底的光,有时觉得冷,有时又觉得暖——这种模糊的复杂,让他心烦意乱。

于是他躲开了,踏着月光往回走。他不知道,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会不会在同一片月光里,想起有一道余光,始终追着她的背影,还有她身上散出的、细碎的微光。

那条乡路

袁长江

强,几乎覆盖了所有路面。庆幸的是,田园并没有荒芜,正是碧绿原野的一分子,稻穗已经开始垂下头去,一如从前的诚恳与谦卑,恰恰是这个季节最好的收获,能在这个小山冲里见到连片的水稻真让人感动。

沿着乡路行走,我有些失神,不知道自己去的方向对与不对,恍然之间又觉得自己像当年在田野上的少年,有风吃过,稻谷已经有分量,不再被风随意摆布,我的脚步也变得踏实,一步一步,试图寻找当年走过乡路的感觉,草是柔软的,路却很坚硬,能感觉到每一粒石子的形状。我极想把鞋脱下来,曾经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赤脚在田塍上奔跑的,毫不在意小石子会硌到脚。路边有一大块红薯地,同样是铺陈的绿色,是谁和我有过一样的想法,明显有一处新鲜的黄土,一如当年我挖过的痕迹,是我?不是我!

鞭炮声越来越清晰,一阵紧似一阵,就在水田的那一头,乡路的终点之处。去世的长辈是我们这个家族硕果仅存的耄耋老人,一生要强,倔强而又自负,终究难敌时间的淘洗。他曾多次来我诊所里,寄望我能为她“撑腰”,可世情繁复,又岂是我一个远房晚辈能左右的?每每让她快快归,只是觉得,人情练达,我还是做得很不够,需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去年的这个季节,九十岁的她还托人给我一袋捡来的板栗,尤其让我诚惶诚恐,中间若有什么蹉跎,我可真是罪莫大焉,无以洗脱。

乡路又变得稍宽,不远了。路旁的水井井沿长满了凤尾草,井水清澈,井里的天空毫无颜色,水里也是清澈无物。绿树掩映下的小院红红绿绿,热闹非凡,可以看到这里近乎最后的喧腾,很快一切将恢复沉寂、冷清,直到萧然,墙垣倒塌……现在已经有很多小山冲里的人家归于消失,或搬迁或不再有人居住,房子须臾之间便被藤蔓掩盖。

我回头看了一眼刚刚走过的乡路,仍旧只看到漫漶的碧翠,在山风里恣意流淌。那条乡路已不复可见,是不是稻浪之间那一抹色差,我也不知道。唯一不变的是,不管它在哪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来时曾经走过的路。



“夕轻雷落万丝,雾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芍药、蔷薇本是寻常花草,但因为诗人的喜爱,一个流的是春泪,一个像美女一样懒洋洋地趴着,那种情态、韵味,实在使人难忘。某些古代的文人好下棋,围棋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脑子。赵师秀写下棋的诗还成了名作:“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客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前两句写的是环境,后两句写的是情趣:约了朋友来下棋,这厮不知被谁扯住了尾巴,到了夜半还迟迟不来,但主人依然在等着,稍稍敲一下棋子,燃过的一段灯芯都落了下来。陶渊明特别看淡世俗得失,曾经因为不喜欢官场的应酬而辞职,他有独特的休闲方式叫“醒石”。明代林有麟《素园石谱》记载,陶渊明所居东里有大石,陶渊明常醉眠其上,名之曰醒石。“醒石”之举是隐喻,更是性情,非对自然痴迷如陶渊明者不可能这样去做。古人也喜欢听雨,蒋捷一首词这样写:“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身处宋末,有的事个人无法做主,听雨,既有浪漫飘逸,亦有人世沧桑。

成年人抵都是需要工作的,给自己挣来衣食还不够,还要赡养父母、照顾孩子,该赚钱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松劲。赚钱确实是个辛苦活,撰写材料、设计程序,整天低着头面对电脑,难免颈椎、腰椎不听话;卖水果、做保洁工,更是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得折磨这具血肉之躯。因此,工作之余,留点“闲心”,做些与生计无关的“闲事”放松,也就成了一种智慧。

古人很懂得供养自己的闲心闲情。养花种草是最常见的,秦观诗云:

“台上,演员的热情裹着疯狂的音乐,和这座城市的心跳一起跃动。”

她很喜欢去屋后的树林,那里有她种的桃树,已经在春季萌发,夏季郁郁葱葱,秋季结果。想象着,在几年后,便可以看到红桃子缀满枝头,如春节的灯笼,缀满屋檐,摇曳生姿。光亮延绵了一年又一年,让每天的日子镀上长长短短的光芒。

她很喜欢去屋后的树林,那里有她种的桃树,已经在春季萌发,夏季郁郁葱葱,秋季结果。想象着,在几年后,便可以看到红桃子缀满枝头,如春节的灯笼